

水落坡的历史寻觅与触摸

□方远

闻名遐迩的水落坡镇地处滨州市阳信县的东南部，素有阳信东大门之称。毫无疑问，就像大多数黄河故道上的乡镇一样，先前的水落坡镇曾经深藏于世，不显山也不露水。而今走进水落坡，犹如推开历史那扇厚重而神秘的门扉。辅首衔环，举手轻叩，历史之门便悄然敞开，琳琅满目的古老物件唤醒了人们似乎沉睡的记忆。

水落坡镇的声名鹊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这里并不富裕，几个农民穷则思变，大胆地走出封闭的村庄，推着板车，出现在周边喧哗的城市里。他们早出晚归，走街串巷，大声吆喝着收购旧家具。然后，回乡赶集，摆摊叫卖，深受当地乡民的欢迎。这无疑是一桩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既废物利用，又改善了生活，村民们一时趋之若鹜。大张村有不到四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在从事这个类似于收破烂的生意。大张村人靠收买旧家具脱贫致富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周围村庄的农民们纷纷效仿，加入了这一行列。

光阴似箭，当时代的脚步迈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勤劳而聪颖的水落坡人寻找到了新的商机。旧家具中也有精品，维修后无不卖了个好价钱。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红木家具悄然兴起，水落坡镇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

刻。从收旧卖旧到老木新作，从旧家具到古旧家具，水落坡人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非凡创意融入一件件古旧家具，使其焕然一新，价值倍增，从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转身。

在某种意义上，大张村的农民们是发家致富的先行者，也是水落坡走向全国与世界的探路者。他们行走在大江南北，扩大了收集的种类，从收购古旧家具到民间文化藏品，从古旧房梁门板到民间日常用具，从农耕器具到门墩门槛，水落坡由此成为中华藏宝城，而这一城足以藏天下。时至今日，水落坡镇民俗文化产业园已成为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扬名海内外。

由单纯的买卖旧家具以改善生活，到有意识地开疆拓土，敢为人先的水落坡人将“收破烂”做成了占据中国古旧家具市场三分之一的大生意。他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书写了水落坡镇的新历史，既彪炳史册，又利在千秋。

自然，徜徉于水落坡镇民俗文化产业园，需要一个沉稳的心与丰富的想象力。站在那一座座古钟前，人们定会想入非非。尽管那时针是静止的，却分明能感觉出时间的流淌。时光如梭，古钟就这么跨越时空，任后人们品味着往日的风采。

秋阳高照，那成双成对的古官轿与古花轿红得格外耀眼。那么，这些官

轿与花轿曾坐过谁家的新郎？娶的谁家的新娘？是父母之命还是媒妁之言？抑或是私订终身？相信无论是官轿还是花轿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古典家具当是水落坡的一个金字招牌，旧式或仿古、民间或宫廷，软木或硬木、漆木或雕刻，床榻、桌案、椅凳、柜架等各种家具一应俱全，令人目不暇接。比方，黄花梨的架子床，红酸枝的翘头案、小叶紫檀太师椅、金丝楠的顶箱柜，林林总总，举不胜举。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式家具，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穿行在水落坡镇民俗文化产业园，一件件古典家具在向人们展示着近现代中国家具的发展史。

石雕作品坚实而耐风化，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更是中华民族传承最为久远的技艺之一。各个朝代的石雕在水落坡汇集，立体的或平面的，动物的或人物的，装饰的或实用的，诸如此类的一尊尊石雕风格与造型不尽相同，各有千秋。驻足观赏，人们可从中领略到石雕创作的发展与演变。

过去了便成为历史，有的久远，有的却似乎近在眼前。在水落坡，我们可以寻觅历史，触摸历史，并从中获得某些教益。那么，无论你是否购得喜爱的宝物，都一定是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文化珍藏重在代代传承

□李笑涛

应滨州市委宣传部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邀请，我以美术评论家、策展人及古玩字画鉴定专家的身份参加了“智者智城，志在滨州”之“文化名人滨州行”活动。有幸参加这个活动，喜悦之余也倍感惶恐。黄河之滨的滨州，是座有着深厚文明沉淀的城市。我想任何一个学者，在这座厚重的“智城”面前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2014年，我曾来滨州做过公益鉴宝。当时人山人海的活动现场，给我们这些鉴宝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竟有这么多的收藏爱好者和文化的传承者；珍藏有如此好的珍贵文物和文化瑰宝。足见此城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正是源于一代又一代滨州人孜孜不倦的延续与传承。

这次活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滨州的阳信县。阳信县的经济在滨州市不算突出。但正如诗歌中讲的一样：“再贫瘠的土地上，依然能盛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次“文化名人滨州行”让我们看到了阳信县文化繁荣富强的一面。阳信县不仅是中国书画大家陈维信的故里，也是原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原山东省美协主席张志民的故乡，还有山东艺术学院画院高研班研学点。我们此行采风时，遇到正在授课的山艺教授孙文韬及学习中的高研班学生们。老师敬业，学生们认真、刻苦，让所有参观者无不肃然起敬。阳信县的华阳文化馆，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古陶瓷馆、牛骨瓷馆

等展馆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收藏界大名鼎鼎的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园也坐落在阳信县。此地的古典家具行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很久之前就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古家具艺术已有三千余年历史，是中华文明物质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人们起居习惯的变化与历代匠师们的改进，中国的古家具艺术在明清时期发展至黄金时代。明式家具常采用坚硬致密、色泽幽雅、花纹华美的珍贵黄花梨木材，加上仕宦和文人阶层直接参与制作，更为典雅隽永，意趣高远。

古人喜欢红木家具，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据此做身份划分。比如走进一户人家里，看到摆设有一堂红木家具，那么就知道这户人家很有钱。所以，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期的时候，红木家具迅速进入了社会的上流，成为富贵人家的重要陈设品。

此外，中国人还有一个非常感性的价值观念——传给子孙后代。红木家具是可以使用几百年的。现在很多家具博物馆里收藏的紫檀、黄花梨家具，传承过十代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以上种种，红木家具在中国人心有一种特殊地位。

古典家具的鉴定，历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传统理念中，可以制作古典家具的红木类树种比较少，以黄花梨、紫檀、交趾黄檀（大红酸枝）、鸡翅木、铁力木等为主。旧时工匠在野外采伐红木木材，一般都是树木砍倒之

后原地放置。四五年之后，工人再回来取木材。这个时候，木材因为风吹日晒，虫叮鼠咬之后就剩下树心了。这个不带外皮的树心才是做家具使用的最好材料，甚至连白蚁对它都无可奈何。红木木材因栽种周期长，成材慢等种种原因，导致其价格昂贵。

很多时候，朋友问我如何鉴定一款红木家具的材质，这从专业角度来说非常困难。鉴定一种木材，需要把这种木材的植物种子、叶子、根茎、花冠等逐一收集，然后放到动植物研究所鉴定，这样出来的结果才最准确。若是单纯靠肉眼鉴定木头的纹理，鉴定结果误差就会很大。

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园作为中国仿古家具及古柴木家具北方基地，其影响力在逐步提升。水落坡仿古家具更多是在榫卯结构、造型等工艺水平上全貌还原了中国古典家具，再加上此地民俗产品丰富多彩，仿古家具价格低廉、亲民等优势，更让现在的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园已然成为鲁北地区最大的古旧家具、木雕、石器、古玩集散地。

水落坡民俗文化园由鼎龙、盘古、意象、昊天、桃源五个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组成，集古典家具收集、整理、观赏、展销、制作、民俗文化研究于一体。园区展销产品的内容非常丰富。可惜参观的时间较短，略有遗憾。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在滨州有着文物、艺术以及古典家具的积淀，也有着新的篇章。愿滨州在古意盎然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和独有的传承路径。

滨州的“智”与“志”

□李洁

两千多年前，从鲁国走出的孔子与从齐国走出的孙子，一文一武，一人一书，《论语》与《孙子兵法》，前者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后者铸就了百世兵家的智谋典范，并延伸为当代商战中的策略本源，也成为平凡人生中的处世之道。

20年前，孙子兵法城在滨州惠民县开始动工。以一座1500米长的宋代古城墙为起点，以护城河遗址为界限，画地为城，一座秦汉式大型园林建筑群沿中轴线自南向北落成，坐落着的十五个大殿依次排开，全长999米，中间十三个大殿以《孙子兵法》十三篇篇名分别命名。

在院落里矗立着一座石碑，古人对于“智”的理解藏于其中。左上角形似一人一桌，中间是一个口，右上角是一个吃亏的亏，整体的下半部分像是一个富有余粮的米缸。拆字猜义，古人想要表达的是——在世上要过好日子，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远远不够的，要勇于实践，且不要害怕吃亏，当然不能白吃亏，要吃一堑长一智，才是正解。

当然，如果根据“有盖为炉，无盖为鼎”的传统说法，图中字的下半部分应该代表香炉，结合古代有祭祀之礼，也有传承之意。

无论哪一种解释更接近造字人的本义，任何一种解读都有其中原委，不规定所谓的答案，才能得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也就有了真正的“智”。

智者多了，也就有了智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在滨州生活。邹平县的范公祠建于范仲淹去世后十三年，一棵千年古树成为滨州人崇“智”敬贤的象征。

到了清代，滨州杜氏因“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而名扬天下。一代帝师杜授田成为咸丰皇帝的重要辅佐，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在他保荐下起用的，可见其智在社稷。

诸多有迹可循的“智者”故事，成为滨州“智城”的文化底气。在清朝末年，一颗“鲁北平原上的明珠”照亮滨州。魏氏庄园，作为中国三大庄园之一，以城堡式四合院的民居建筑群，诠释了“智城”的另一种空间形态。

滨州西南部的魏集镇上，一个名叫魏肇庆的缙绅地主，坐拥家族几代财富，精通生意，成为当地首富。这个有钱人最害怕的就是“破财”。于是，魏地主找专人设计，将军事建筑中的“兵”融入“家”的空间里，单单建起树德堂一个主建筑就耗银10万两。为防黄河水患，整幢庄园被土垫高一丈，成为平原上的一座高台；为防匪盗之患，在层层院落及屋宅间，遍布有武器库、兵勇寝室、暗室、暗道和防御吊桥。

走在高高的瞭望塔上，仿佛置身于长城，穿梭在三进九座的院落中，又仿佛在深宫中迷了路。然而，这座具有高防御功能的城堡坚强地躲过了黄河决堤和战争洗礼，却依然没有守住万贯家财。

兴衰成败中的魏家历经了什么，也只有门口那棵170岁的老槐树看得最清楚。1945年，魏氏庄园作为渤海革命老区根据地中的一部分，率先解放，成为公有财产。

魏地主为守家业殚精竭虑，怎么也想不到，当年如洪水猛兽一般的黄河如今成为沿黄岸边宜居宜游的生态样板。他更不会想到，在100多年后的黄河故道上，一座魏集古村落开门迎客，在复刻明清时期的鲁北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江南水乡之风韵，特色美食档口、非遗手工作坊、民俗文化主题街、农耕文化体验园共同建构了一条时空隧道，梦回魏氏最鼎盛的那个年代。

如今滨州早已摆脱人们印象中的“穷帽子”，盐碱地变身渤海粮仓，水患区变身十里荷塘，小开河湿地公园也成为了鸟的家园。生态变，产业也在变。20世纪末，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以棉纺和铝业发家，十几年的发展，集团跨入世界500强，打破了山东省世界500强企业的“零纪录”；在“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的榜单上，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六；如今，家纺、铝业已经走向世界。

横跨在历史两端的魏氏和魏桥，虽无关联，却又互为呼应，成为滨州商业版图上的两大现象级案例。

“志不强者智不达”。如果说，志是出发前必胜的信仰，那么智就是必达的终点；相反，如果志是目的，那么智就是事成的途径和必备的品质。

在“智者智城，志在滨州”的口号中，“智”与“志”字，均涵盖了太多意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